**摘藻堂四庫全書** 

薈

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

口公曾要 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倫

欽定四庫 斯德華 徐勉 右迪 全書替要卷九十五十九史部 百四十 賀場子華 功 殷舒文獻 陳伯之 郎 范岫 琛司馬聚 朱异 鄭 刀昭映傅岐 漁 仲 撰 顧協

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 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干里又曾謂諸子曰此 徐勉字修仁東海郊人也祖長宗宋武帝覇府參軍父 羅勉率 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 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 安徐文盛 鮑泉鄉并 陰子春 王琳 胡僧祐 行王神念僧 杜朝父懷寶在衛華 張彪 徐神 崱崱 嗣念 弟兄徽子

鱼灰四月白 1

家三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 成徒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傷特相慕悦當請交 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 能販奪司官咸取則馬遷臨海王西中即田曹行祭軍 王游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都勉於新林謁見 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 馬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樂衣裾融後果

**灾足日事全書** 

學精力無怠同時僚董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

書通事舎人直內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及自 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選吏部尚書勉 羣大驚吠勉數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 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 帝甚加思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 居選曹契倫有序既開尺贖兼善幹令雖文案填積坐 侯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選家 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選侍中時王師方侵魏

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 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書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 以貧弱見没矣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宫昭 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 明太子尚幼勃知宫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為 為十八班自是貪昌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去 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

書左僕射詹事如故時民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豬 弗許然後就馬舊楊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 相尚以速勉上疏言之宜依古三日大致詔可其奏又 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為太子詹事又遷尚 子松為南徐選首帝勅之曰鄉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 親貨妙畫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損侍講詔 祭酒張充為執經王莹張稷柳燈王眼為侍講時選極 迎假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由

吉山勉皆豫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里 者也唐虞三代成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 表上之曰夫禮以安上化民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 禁省中事未當漏泄每有表奏朝焚葉草博通經史多 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以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 知無不為爰自小選之於此職當參掌衡石甚得十 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 **炎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干經文三百威儀** 

三干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吉為上凶次之賓 典段及東京曹褒南官制述集其散各百有餘篇雖 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 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 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 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唇不以禮則男女失 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 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泊周室大壞王道既衣官守

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 典用盡於惟盖至于晉氏爰定新禮首題制之於前朝 物機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手功成制禮弘於業 而已羞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春明啓運光天改 虞刑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 淪组豆斯報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 以尺簡而終關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童句既

Tel o make the tame of the

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勅使外詳時尚書祭詳以天地 禮諮票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分任郡中制作歷年 門外東島之時與有軍火其所散失入踰大半天監元 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 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未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 熊驍騎将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 猶未克就及文憲處遺文散逐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 **盾經涉九載猶復未里建武四年所選東山齊明帝勃** 

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 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好 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古斷決乃以舊 定以為永华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 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闕故國異家殊定宜以時修 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賀場掌賓禮征房記室 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 初革庶務權與宜俟除平徐議刑撰欲且首禮局併思 冬軍陸 建軍禮右軍冬軍事司馬裝掌者禮尚書右

古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古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跟 拾庾於陵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 代之又以明代嚴植之掌凶禮明尋遷官以五經博士 人同參殿務臣又奉勅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 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 終的掌山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 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語議祭軍伏順 通諾五禮哲學士及參知各言同其條牒於聞決之制 卷一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 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悉 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 簡及其列畢不 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童之足云五禮之職事 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 - 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 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

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山禮係 三千舉其盈數令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日 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 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推 一十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 五百一十四卷五十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 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 以撰正優禮思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以

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管産業家無積蓄 分瞻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 書令勉以脚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 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籍好 朝有事道主書論決勉患脚轉劇久關朝覲固求 **令春與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 以縣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孕加中 識認司其任淹留歷稔九當斯責兼 遵奉斯義不敢隆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 斯豈由才致仰籍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縣此耳古人 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當言非直不經營而已 其不才終為他有當為書誠其子松曰吾家世清廉故 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人曰遺子黃金潘篇不 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輻輧如 溥躬遭逢遂致今日尊官厚禄可謂備之每念叨稿者 經詳求此言非徒謂也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

意亦謂此為逆旅舎爾何事須華常恨世人謂是我宅 舊悉為便宜或使創開田屋或勘與立邸店入欲舳 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 等既應管好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 曠終可為宅億 獲懸車致仕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 播義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人以郊際開 去織且欲省息紛紅中年即於東田開告小園者非 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奏 次足日車全書 题

籍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牵挽不至又 為好所以内中逼促無復房守近修束邊免孫二宅乃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問洞房宛其死失定 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陷交通渠映 不可中塗而較邓問之園逐不辦保貨與章照乃被百 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壞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 娱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徳處小以

班清中並饒恭蒲湖裏殊富芰連雖云人外城閼宏海 章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各心蓋是事意 曰財况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為 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聖典亦稱何以聚 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 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令成鄙夫有 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舎親累既多理亦須 安迫樹頗有登眺之美孤峯 張薄不無礼紛之

通志

國預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典提丘即可 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指緝人 立進退兩亡更胎耻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膽內外 問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琴輔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既已替之宜使成 **倒者便招巨利汝當自弱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 大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耳汝既居

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數今之

**於定日華全書** 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大案間隙員杖躡喬尚送随館 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早豈如之何若其 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 牵課奉公各不克舉其中餘暇緩可自休或復冬日以 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 乖档案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 所動器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 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劳家問細務汝交關既定此 資產暨立聖舎(

務乃為答客以自喻馬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官是該 志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惟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 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禄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 之外月別給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三年以 西曲女好各一部主華少贵勉勉因此頗好聲酒禄奉 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 滿度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 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官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 卷一百四十二

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當以起居注煩雜乃撰 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諡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法 為流別起居六百卷左及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 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於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勉善是 許之遂停與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武帝流涕即日 車駕臨殯韶贈特進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 皆資天府有勅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路停出詔 口肅故諡簡肅公勉雖骨輕不及范雲亦不阿音

钦定四車全書一

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舎人掌書記界遷洗馬中舎 關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馬惟字敬 人猶管書記出入官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衛人也祖佟之宗侍中父昌惠 俄遷晉安内史 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及劉覧等 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入為人華表集 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塗同歸撰

史清公有美續吏民稱之普通中累遇守吏部尚書鈴 身長八尺白哲美鬚眉性於莊衣冠尤事鮮麗武帝 之大通二年復為吏部尚書領侍中太子中庶子敬 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吴郡太守為政勤邮民隱辯訟 衣洗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常有侍臣衣帶卷指帝怒曰 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尉馬都尉天監中為建安内 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閼請树碑詔許

侍中領驍騎將軍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

**飲定四車全書** 

答二宫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家武帝謂羣臣曰 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 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敬容接對賓朋言辭若訥酬 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 此門制度軍狹我始欲改構之遂遭天灾並相顧未有 列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 鄉衣帶如絕欲何所縛敬容布肯故益鮮明常以限清 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

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肝不休職 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潘禁中語故嘲詩 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茍既奇 容獨動庶務貪怯為時所强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 無賄則界不交語自晉宗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逐故 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隷淺於學術通行直的健 至害有客姓吉敬容問鄉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

改為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量閱詳悉晉魏以

朝之亦不骨也帝當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 中丞張維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部特免職到既 經獨事不行因此譽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 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前 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回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 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雖合等 - 性與天通故感應斯至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 年坐妾弟費慧明為首會丞夜盗官米為禁司所

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 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 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 巡經敬容啓預聽勃許之又有勃朔望問訊尋起為 共其復用會務謝郁致書戒之曰草來之人聞 通志

-相謂何姓為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

誌常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耳及敬

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群店蟬而樹 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界也昔流言裁 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容 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朝之思今卒 水雲霄之儀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佐 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虚過以自 不為左右取也普實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官 厅未有嬰好緊而求親者也且暴 總之魚不念杯杓之

收之杂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鼻鄙人入 也以等少敢言於象口做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 見可憐之意著侍然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士貞更 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祭茅炭於鍾阜即優游以卒 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大君侯 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 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男實在於 雅夫任安之義乃戒程公之大署其君侯之復用也去

於玄圃講老莊二書學士吴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聴 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回得景死深是朝廷福簡大失 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東並沒朝 情素君侯豈能靈馬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一盆 定四庫全書 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纖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 穴幸無街宴耻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 廷為憂敬容朝東宫簡大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 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

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時 馬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拾宅東為如藍 夏今東官後襲此始非人事其將為我乎俄而侯景難 時輕薄者因呼為東建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 為從兄將所親愛為在若邪山當疾篤有書云田時館 機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字頗為弘麗 作其言有徵也二年卒於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

敬容謂孜曰昔晉氏丧亂頗由祖尚玄虚胡賊逐

速於江左此道獨扇唯下壺以臺閣之務頗欲絲理阮 尚書姚祭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沖虚貴為 與第二家共此一子所謂致也位秘書永早平陳吏部 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今史 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 孚謂之曰鄉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景弘身居端 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選與盾別盾問名敬容曰仍 欲就兄求名尚即命紙筆名曰致曰書云雨玉曰致吾

石未曾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逐速望白題空是稱 我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議簿俗惜恭 人道長柳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自其之悟永嘉不說 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及義在城中事平遇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生 恪勤匪懈終滞鄙俗是使朝務廢於上職事隳於 以為中外之質蔡與宗臨荆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 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

山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想 **岫貧乏遺,肯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為太子家令** 奇偉求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解辯者接使於於 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馬 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 加馬南郡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 晉以來吉凶故事約當稱曰范公故事該博胡 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馬入為尚書左及丁母息

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武帝平建都永制徵為尚書 為安城內史創立釣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黄門侍郎 丧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去 嚴格進止以禮自親丧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 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岫恭日 吏部郎祭大選天監五年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侍中 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 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求元末為輔國將軍

THE PART OF THE PARTY

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及坐 書自若神色不改節嘆日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 贵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循以為費所者 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悦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成七世孫也祖 誅的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 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航賣歷日雅州刺史表題見而奇之顕曾來昭所昭讀

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求明中累遷 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 每經昭戸輕數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惟其人斯 明帝崩然造哀冊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馬 陽尹衣祭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 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 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胎的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

定四庫全書

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

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 帝聞之賜添合燭盤等勅曰御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 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监三年 人之物界遷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武帝素重昭兴臺 廉静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粗耦常插燭於版狀明 践阼引昭為中書舎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 及南陽宗共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 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禄争求權罷唯昭

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之遂餒 践蹈之所也自是郡舎遂安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 任者鮮以吉然及昭為郡郡人夜夢見兵甲甚盛而少 、乃命去禮穽虎竟不為害歷秘書監太常鄉還臨 (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舎稱凶昏旦間人 間有人云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相與騰虚而折 郡多虎為害常設機穽昭曰人不害虎虎亦不 起俄而疾風暴雨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

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内外舉 侍金紫光禄大夫領本州大中正五年遷散騎常侍昭 **真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為通直散騎常** 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小可喻乃教勿封縣令告的栗 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東 太守郡有蜜嚴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 所涖官常以清静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

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性尤篇慎子婦常得

樂乃自往候接同乗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 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為不逮大通二年卒年七十 有文才陳宣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 低錢之賓主俱惟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髙不可連夜 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也陸 五諡曰貞長子諝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訴子 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間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 鉤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

**於包日車全書** 

通志

映以昭未解褐固解須昭官乃仕求元元年為武康令 每言則感働映泛沙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 馬及昭卒映丧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 武帝師次建康吳與太守東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字 聞而悦之乃屈與子贯等游處年未的冠淵欲令仕 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押近星小姐 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 乃訪於映日鄉謂時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末開闢

监中為建康令俱列良吏侍歧起家為南康王左常侍 监中為烏程令所受俸禄悉歸於兄累遷中散大夫光 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関後疾廢久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祖琰齊南郡内史父親天 明且哲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慮無祇悔也五 一流背唇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下之意可知既 :柳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巴司華台馬

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悛改令荆雍協與

逐家獄曹掾周争曰古者有此令不可行岐曰其若頁 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數異處以狀聞歧 之復除始與令縣人有因關相歐而死死家訴郡郡錄 如故岐美谷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此 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舎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舎人 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 械以和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價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 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都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脱 卷一百四十二

還述魏欲通和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 且得静寇息民於事為便議者並然之歧獨曰高澄既 冬貞陽候蕭淵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淵明造 人如故岐在禁省中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 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 和 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 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開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 丁再至常遣岐接對馬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鄉

灾 己日 華 全 書 ·

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 景果有此疑逐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舎 數服尋有記以收勤勞封南豐縣 人同解不受官城失 言於衆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之理及景背盟莫不 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記城中文武喜躍並得解圍收獨 出送岐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 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關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 -當解圍運鎮勃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台宣城王

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至 此兒必與一吾門九歲丁父親與第四弟親同生少孙公 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日 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常宿衛還候革時上 (無師友兄弟自相訓朂讀書精力不倦十六悉 照関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 **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宗都水使者尚** 疾出圍卒於字 通志

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 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後嗟嘆久之乃脱所者福 皆惟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即中與元年武帝 詔誥文檄皆具以委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 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 并手割半氈與草充即具而去可徒竟陵王聞其名引 啓革為丞祏時權傾朝右以華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 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為太子詹事

掌書記建安王為雅州刺史表求革管記以為征北記 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冬軍兼記室時具與沈約樂安 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數之因令與徐勉同 室參軍帶中廬令華與弟親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 任昉與革書云此段雅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 李可謂取二龍於長途賜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 入石頭時吳與太守本昂據郡拒義不從通使革製

疾而卒革在雅為府主所禮取若布衣後為建康正頻

後為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 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還御史中及彈奏權豪一無所避 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蜀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 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 因逐都於事面陳革曆事好酒以現邪王雲聰代為行 遷秣陵建康令為政明肅豪殭憚之歷中書舎人尚書 傾意於籤師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 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

答令乃為虜立銘孤員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大八 之愈苦將加蘇朴革屬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 使胞作歌器漏刻銘革無罵胞曰鄉荷國厚思已無報 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緊延明 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 王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 乃泛舟而選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

僧降附革被勅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

進自殭行勝修豈可作底哭如彼必死囚以此告華及 調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末云唯當勒 帝感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華精信因果而帝未知 **畧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選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御那** 日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為太尉臨川王長史時 乃止日給革脱栗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詔中山王元 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 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

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殷廣幹訟日數 至並新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的不容獨當故 **東足日車全書 | 東** 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 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問 召革面勃曰武陵王年少城盾性弱不能規正欲以即 八為行事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 一分判辯析曾無疑滞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軍

**諸贵游又手勅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 

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 並不納唯乗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敬不得安卧或謂並 尚書將選民皆戀之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資置董 論必以詩書王因此既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 為山陰令賊賄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至侍談言 吴郡時境内荒儉切益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 口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徒重物以正輕艚革既無 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

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 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殭直每 好獎進問問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翁然歸之 (優遊開放以文酒自娱卒諡曰殭子有集二十 清殿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 我此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是 **巡賊静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 

華思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好侍家 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官後自求宰縣補新 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舎人天嘉中兼散騎常 徒壁立世以此高之子行敏早卒次子徳藻好學美風 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 服闋後容貌毀奪如居丧時及陳武帝受禪為秘書監 思甚為涉獵經籍善屬文為尚書比部即以父憂去職 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産昆弟居思

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散刃 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即桂陽太守父勇彗 許然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 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有文情年十七作来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侯 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上 钦定四車全書 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豪執丧過

渝令政尚思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必

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 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明故事稱為儀注之學起家後 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都 博士與司馬聚同志交善僕射江柘甚雅重之號為經 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年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 軍豫章王行祭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 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 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後兼國子

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時 -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列左 入表以祀昊天上 史兵誅都亦見害釣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静簡於 告若此古為虚故不足降此古為實獨不可聞任齊司 徒從事中郎敬妻王與女與為雍州刺史啓敬為府上 殷自荆州已來無出御敵欲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 啓孝武教之得免昼有口辯司徒褚淵甚重之謂曰諸 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子魯亦當從發僧朗 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山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

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别為品目選太子 主加以險虐鉤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 家令掌東宮書記自宗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典 助並稱賞之武帝與叡少故舊故以女永與公主妻釣 游好學有思理善隷書為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樂安任 拜尉馬都尉歷秘書丞釣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 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釣自侍中 為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

為國子祭酒卒諡曰貞二子構屋釣宗人去五字灌 復瘧疾母憂去職居丧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誠喻 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郡境内無 閉問即理而百姓化其德超盗皆奔出他境常擒切即 出為王府諮議後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釣體贏多疾 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 服関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科侍東宫改領中庶子 不加考掠但和言請責切即稽額乞改過釣便命造之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者瀬皮冠帶刺刀 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 而進日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 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 東宫學士省交 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嘆,賞天監中稍 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外下 (離數為初盗曾接面現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

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 江州刺史子虎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 念鄉欲遣信該鄉須鄉降先斷鄉手足鄉若不降復 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 江州據尋陽以拒武帝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 武帝起兵東唇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 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 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與與耳語帝疑其復

器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 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 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丧亂未可知陳伯 網堅拒之網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 褚緭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 人節繕永與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 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解訟唯作大

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

於定四事全書

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别属鄧繕伯之 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 姦險伯之子虎牙時為直問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 之雄逼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荣惑守 並不受命曰龍符健鬼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造別駕請 南郡公於是投伯之書作王思穆因事伯之大見親狎 南斗記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 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来伯之愚問恣行

欽定四車全書 題 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内史王觀僧處之孫人身不惡 貧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鄉共下 (武帝勅部内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 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思誓以死報使得 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男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 **番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 不敢網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

(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

時機不可失網承忠

日孝通載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日常作使日晡朝卧左 與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樂及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之 伯之聞呼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 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 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等 承忠輔義将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 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絹為尋陽大守 一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时台时台人徐文安

北侵宏記室丘遅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 **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为邪尋君去就之** 鵠以髙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旅雀之毛羽也 将軍光禄大夫曲江縣侯天监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 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 華穀擁旄萬里何其壯邪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

/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網俱、

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侍 以至於此聖朝故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 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妄尚在悠悠 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伍法申息吞升見 之若舊況將軍無告人之罪而熟重當代夫迷塗知反 除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蹙 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告朱鮪

卷一百四十二

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

草長雜花生樹羣然亂雅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時 超之殭身送東市姚弘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 沸鼎之中热集於飛幕之上不亦惑子暮春三月江南 離首豪懷貳方當繁頸蠻邸縣首葉街而將軍魚浴 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表之長寧不哀哉以慕容 帷幄之謀來軺建節奉疆場之征並刑馬作誓傳之 育異類姬漢舊那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思年 惡積褐盈理至焦爛況偽孽昼校自相夷戮部落攜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桔矢東來夜郎真 兹戎重男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 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徳茂親總 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平朔將軍西豫州刺 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擴東八千歸降虎 池解辨請職朝鮮昌海級角受化唯北秋野心摇殭沙 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日撫弦登即豈不惶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将吴子之泣 飲定四庫全書

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 一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網在魏魏人欲用之 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 明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 /字子雲義與國山人也幼隨從武帝帝性好 和稍為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

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為**騎騎**軍又為太中大夫久?

飲定四庫全書 日

造其别将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 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或率聚十萬來拒延明先 宣猛將軍文德主即仍率軍送豫軍王綜入鎮徐州魏 軍元樹出鎮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剌中 慶少為威武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備率諸軍應接選除 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内附以 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 遭其子長釣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伍

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章放日賊鋒必是輕鋭戰 仲宗代渦陽魏遣恒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接 氣衰魏之接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 提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日魏人 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宫直閣大通,元年課領軍 西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 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懼選與諸將連 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慶之

飲定四庫全書

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屬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 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 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恩善 徐州泉軍乗勝前頓城父武帝嘉之賜慶之手詔曰本 慶之別有密勅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 城慶之街校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餘九 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謀攻之遂奔潰斬獲及

築九壘以相拒慶之自旦至申陷其二壘大千乃降種 於浜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大都督發 城慶之攻陷其城生擒徽業仍趣大梁類進慶之徐州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顏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為 濟陰王元徽禁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無宋進七考 自鈺縣進攻荣陽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 魏主帝納之以慶之為假節驗勇將軍送元顏選北題 刺史武都郡王仍率東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

並是仇讎我等幾有七千城界七十餘萬今日之事義 為不少若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又為無算天務之衆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界地實 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争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 統萬騎據虎牢前後旗鼓相望時荣陽未拔士衆皆恐 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榮陽距元顏兵精城固魏將 安等接楊呈入遣一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罷 九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

定四庫全書 1

魏孝莊出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 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世隆棄城而去 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收禁 王老生曹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擊 以堪而入遂克之俄而魏軍外合慶之率精騎三千 封府庫備法駕迎顏入洛陽宫御前殿改元大赦 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元天穆又攻大梁分遣

城壘一鼓悉使登城使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與魚

之之力因外同内異慶之心知之亦密為其計乃說顏 於常元韻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 並降天穆奔潰與數十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看白袍 安豊臨淮共計背於絕賓饋之禮以時事未安且資慶 馬避白袍自發銓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 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 七戰所向無前初魏孝莊帝單騎渡河宫衛嬪侍無改 所向披靡先是洛中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

飲定四庫全書 之宗社於斯而減顏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傅軍各 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顏心憚之遂不遭魏將爾朱 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兵寧肯為用魏 熟髙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 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干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歷 下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 **來發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終者令將軍威震中原聲** 

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颢曰

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雅等 千結陣東返紫親自來追值萬萬山水洪溢軍人死散 出十日河南大定禁乃縛木為找濟自硖石與類戰於 殺甚衆禁將退還時有劉靈助者善天文乃謂祭曰不 號百萬挾魏帝來攻元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 河橋顏大敗走至臨賴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動 祭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長史高歡鮮早如如勒衆 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一戰傷

討馬慶之斬伯罷僧殭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 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干頃二年之後倉原 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 送出汝陰至京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與縣侯出 自稱為帝土豪蔡伯寵舉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 **婁起揚州刺史夏元寳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 為北兗州刺史都督綠淮諸軍事會有妖賊沙門僧殭 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逐圖縣瓠破魏賴州刺史

文已日奉 人

通点

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 馬五年卒益日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勅必洗沐拜受 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於世寒門達者惟慶之 **儉素不衣約綺不好絲竹射不穿礼馬非所便而善撫** 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 /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 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 **莎樂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 

資樂特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實樂雄即潰 畫城指度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縣弘魏驍將克雄干 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版昕 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勅召昕選昕 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為景所禽令收 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口當令姓自於臣思位雲騎 將軍安州刺史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童七歲能騎射 二隨父入洛還都詣鴻臚柳朱异异訪北問事昕聚上

先入景欲東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昕弟暄列在陳史 景邀得之逼听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 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宗子仙桃棒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趟提過人宋末隨 降簡文建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 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絕而入武帝大喜物即受 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騎豪馳後子雲還南天監中以 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 **克匹庫全書** 

**各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干匹請結鄰好致百日之** 過人善撫取得人死力以軍功封懷安縣男累遷都督 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 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 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 **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 刺史杜懷實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雅

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慶徳主即征南中五郡諸洞

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傅家場少傅家業齊時沛國 毒削瓜進之飲及愛妄俱死帝聞之怒檻車收恬削爵 賀玛字德連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為尚 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詔許馬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 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 恬權行州事鎮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厨人塗刀以 州因破俚師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

指場謂融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為之為國子生舉 明經後為太學博士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 議數百篇實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場於禮尤精館中 **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 武帝方創定禮樂場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 館以瑪兼三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 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開 劉職為會稽府丞見弱深器其以告與俱造吴郡張

通志

諮議祭軍帯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 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 為<br />
籍物於永福省為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國 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獨修孝經論語 毛詩左傳為兼大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雅容都雅吐納 報来就父業精力不息有六尺方狀思義未達則横卧 琛並傳瑪業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 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李弟子

**灾匹厚全意** 

卒革哭之因得疾而卒季亦能明三禮位中書黃門 **暨販票以自給躬自執舟楫照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 異之曰此鬼當以明經致貴場卒後琛家貧常往深 及為養在荆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 鄉造一寺以中感思子微美少能傳家業最為革命 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後代耕 一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為民吏的 著作郎早卒琛幼孤瑪授以經業一聞便通美理場

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 受業者數百餘人場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 幼年臨郡彭城到漲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 其精微入祖述先儒吐言辯潔聽者終日不疲湘東王 郭之際并茨數樣年將三十便事請授既世習禮學究 |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較 餘場之門徒往從問道,初場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

該贍溉歎曰通儒實學復見貨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

稍稍習業普通中大尉臨川王弘臨州召補祭酒從 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舎人令祭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 殿與語悦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 琛年巳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徳 生徒從心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巳未堪講授諸生營救 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基所服閱猶未還舎 兼尚書右丞滿歲為真詔琛撰新諡法便即施用時

琛了不酬答神用頹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說

飲定四庫全書

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 見吉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 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口令旨以 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女結於後句方顯自 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女為文非關唯得為子 致惑按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 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 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

嫁者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是於吉凶禮無母 禮但得為予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得 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項父得為其冠 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 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女也者謂小功之文言戶 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 冠子嫁女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 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

嫁女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 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 父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所異所以然 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此古若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 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 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 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 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

姓又具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降故特明不娶以 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為小 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善 等降殺有倫服末冠嫁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 此服雖降彼服則隆肯實期親雖復再隆 /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天丧情深既無受厚 · 思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鴉乃 心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

常移各刻故省中為之語日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 坐免官俄復為尚書左丞兼通直散騎常侍並參禮儀 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 性食冊多受財路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所奏 無貂尚書珥貂自琛始也選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 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 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入 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鴉亦不

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 宜嚴為禁制尊之以節儉貶點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 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令誠 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 任職者綠飾姦謟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其大畧 都雅故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武帝年髙 租調動致通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 一口令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

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 點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滥無傲倖之患矣其四事曰 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實事省則養人費息 自征伐北境於藏空虚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 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 絕逐為務長弊增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 知敏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及掌其三事日斗筲之 人說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像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

言正旦獻樽皆其人也御可分別言事尭為聖主四凶 |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未為不是但大澤之 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如是獻替莫不能 博問治聞不宜同於關首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 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不能用或誦離極蕩蕩無其人 所陳之事與鄉不異每苦倥偬更增格惑鄉珥貂紆組 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卿云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 授物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讀言日聞聽暫

大三9 声 de also

中有龍有地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御可分頭顯出其人 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 此之地雕飾之物不 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速條開當更擢用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 主書舎人某人奸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點防向 某州刺史横暴其郡太守食殘其官長恣虐尚書蘭臺 今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為閣主宜 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

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安說為誰為之救物 主令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鄉又云 故也書云股城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城可得中 **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 則午前得竟事多至日是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畫若 以朝中曲晏未告奏樂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 百司莫不奏事說說求進令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 人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

灾巴日单位的

讓之涕泣而去城復與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 班下海内庶亂羊永除害馬良息琛奉粉但謝過而已 與至關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勘開城納城克等 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中軍宣城 以噎廢食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 王長史侯景陷臺城放兵殺害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 **卿不應欺朝廷弄頰舌停間重奏當復省覧付之尚書** 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計

紫光禄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滞義及諸儀注 琛逃歸鄉里其年冬城冦會精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 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 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士裝少傳家業殭力精專手不釋卷沛國劉嶽深相賞 司馬聚字元表河内温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客 好少與樂安任的善助亦推重之初為國子生起家奉

朝請稍遷步兵校尉天監初記定五禮有舉裝脩嘉禮

宣殺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聚雖居外官 事舎人裝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山禮自名儒明山賓賀 場等疑不能斷者成取決馬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 朱异字彦和吴郡錢塘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 注一百一十二卷 有物預文德武徳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明年遷晉安 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大十卷所撰嘉禮儀

金页四月全書

除尚書祠部即裝所建議禮樂事多見施用兼中書通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丧長不好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 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産姊密語之謙 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矣與沈顗聞而數曰 殺謙之謙之兄異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 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休 方指獄自緊縣令中靈弱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應相 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 又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

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 官至关平令异年数歲外祖顧散撫之謂异祖昭之曰 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俱散見而其之以女妻馬住齊 出都請尚書令沈約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 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為畢便讀編覽五經尤明 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 此免非常器當成鄉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痛博煩為 不亷异逡巡未達其古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基書卿

中書即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冠武上時人咸謂 易義甚悦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鄉所 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 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 年適二十一特粉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 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舎人後除 廷尉勃付尚書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虽 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

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代魏徐州 刺史元法僧遣使舉地内屬詔有司議其虚實异曰自

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乃遣异報法僧并勃眾軍應接受 王師北討克復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

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照軍國 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古如异策馬中大通,元年遷 肯進賢熙惡四方的饋曾無推拒故逐近莫不念疾起 學士异與左及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 道俗聽者干餘人為一時之盛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 啓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物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圍碁上品而貪財員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之意不 暫停筆項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 一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横級贍不 召异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

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 宅東陂躬其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順黃愿臺 异敬容質怒無文以綱維為已任异文華敏治曲营世 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 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城人或海之异曰我寒士也遭 聲色之娱子鵝 照觸不報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齊飴 而聲勢所驅熏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 將屬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促城門停留管無既

者外間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諍耳當今天子 農鄉傳岐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古頃 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异在內省十餘年未曾被譴司 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 异口吾平生少夢夢必有實异對曰此字內方一之兆 舎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盡慶甚悦旦以語 及侯景歸降物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

·欲納之未決當風興至武徳問口獨言我國家猶者

מול על אום ויים

金颐無一傷飲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記是事宜脱致紛 异言又感前夢逐納之及自陽侯敗没帝憂曰今日勿 遣建康令謝挺通直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 和睦物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為允帝從之其年六月 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選述魏相高澄欲申 魏國大半達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 女北土遺黎誰不仰慕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 紅悔無所及异探帝微古應聲答曰聖朝御宇上應其

啓絕和又致書與异并送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 謂使者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不奏故朝 舉兵反募兵得三千人合州刺史都陽王範司州刺 左右舎人髙善寳曰思玉從城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 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反賊請問陳事上 羊鴉仁並累表於聞异以景孤立寄命事必不應爾乃 廷不為之備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 石珍令具中聞异納其金而不停北使八月侯景

实足日華全書

之解善實可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記可輕信言未在 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妖氛既息 有是乎對回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為 所陷欲加暑戮陛下誅异等臣飲轡北歸帝問簡文曰 玉果出賊於是十大慙賊逐以討异及陸驗為名及景至 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容邪何言 孫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 存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 不又射改言朱异等茂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

多墨萬那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谁並 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 **敷异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 王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 以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 章云彼髙冠及厚優並鼎食而乗肥升紫霄之丹地排 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城寨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 亦不能平至是城内成尤异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怒 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 · 高未曾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數十 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馬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怯 贈事有善异者乃啓曰异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 四官皆拜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上為海兵 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异居權要三十餘年曲能 阿諛以承上古故特被罷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 不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甚有 月白草

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禄大夫張永皆攜內外孫姪游去 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馬初為楊 漱流永數息日顧氏與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丘山杨年數歲永撫之日兒欲何戲對曰兜止欲枕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孙隋 外有此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堂 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禄並遇亂卒** 史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覧其策而歎曰江左以

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 於峽江遇風同旅盡皆漂溺唯協 調精誠所致張率當薦之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 記仍侍西豊侯正徳讀正徳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 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強仕南方果濕三十已衰如 便稱物與出於是以協為兼太學博士普通中有語舉 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與王厚省遣之送丧還 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通事 一舫觸石得泊馬

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 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舎人並如故自為近臣便 繁機密每有述製物前示協時輩禁之卒於官無象以 為非吉祥未即呈開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 舎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 法度欲解補以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 温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鄉 飲為士子所數武帝悼惜之為舉哀贈散騎常侍諡曰

晚雖判合卒無尚嗣協博極學書於文字及禽獸並 為舎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一十六載器服飲食不 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 免丧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 終身布衣旅食少時將聘從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 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的止送錢 解身上補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 二干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點受逐

守父超之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摘幼而好學及長 會晉安王綱出戊石頭武帝謂周拾曰為我求一人文 編覧經史蜀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起家為太學博· 徐摘字士秀一字士續東海那人也祖憑道家海陸 ,俱長兼有徳行者欲令與晉安王游處拾日臣外

徐摘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

陽遷路議祭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代以摘兼寧蠻府上 出入兩官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逐承間白帝曰摘年 家雜記末入論釋教摘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數 號自斯而起帝聞之怒召摘將加該責及見應對明敏 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摘文體既别春坊盡學之官體之一 史參對我政教命軍書多自摘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 其更被親押龍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日徐叟 辭義可觀帝意乃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

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戊寅即丁五之明日故禮 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以問摘摘議曰儀禮云節 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 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 老又愛泉石意在一 **深農桑春月風俗便改秋滿還為中庶子是時臨城公** 新安大好山水任防等並經為之卿為我則治此郡 八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静教人禮義 郡以自頤養帝謂摘欲之人乃召 雷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逐折景乃拜由是常問 見之儀調應可各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 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好女有異他如 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摘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 四德舅延外客姑率内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於 丁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嫻令所以停坐三朝塑 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既衆奔入舉兵上 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

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為太常依制總服不得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元家貧以母老詰吏 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幽閉摘不以 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影 部尚書王亮干禄亮一見嗟賞舉為舂陵令後為明山 朝謁因感氣疾而卒贈侍中太子詹事論貞子年七十 長子陵最知名列在陳史

**飲定四車全書** 

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命泉與王僧辯討之 直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元帝承制累漂 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 直承怪馬復欲辱之遣副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 帝為國常侍早見推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 辯曰計將安出泉日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 通直侍郎常乘髙帳車從數十左右縱蓋服玩甚精 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

罪為書賣之云面如冠玉選疑木偶類似蝟毛徒 比為郡寄泉既專征長沙人而不克元帝乃數泉 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鄉入言之/泉許諾及 喙乃從微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舎人羅重歌 僧辩如向言泉默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僧 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日得王竟陵助我經界 工常談耳江東少有武於 **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舎人** 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

**節定四車全書** 

史行府州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曾用使早 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侍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 邵陵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与 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府州盡相欺侯暑 示泉鎖之林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 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空 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情情耳僧辯色甚不 鄉有罪令古使我鎖鄉鄉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敬

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 猪及泉送 了身帶血而沈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 在於是時又有鮑行鄉以博學大士 必事兼中書舎人選步兵校尉上玉璧銘式 ·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鵠磯初息 2韻語及拜步兵而謝帝曰作舎人不免 少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 通志 **外始命闔門** 

巴日華人生

為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都城陷正為尚 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五正不 東王之不仁檢為相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在於武 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佐正好交游無日不 二卷乗興龍雅記二卷弟客鄉位南康太守客鄉三子 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於此知 兵郎病不能起侯景雜於死屍焚之/王聞之口忠 给買大較例皆如此有文集二十卷撰皇室係

城内史皆著政績後為 |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 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 風俗遂改後徵為右 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 中書令改諡忠公神念少善騎射死 衛軍卒於官諡曰北及 儒術尤明内典什 縣侯思少

通志

王見害

子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掉 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中神念長子尊業位太僕炯次 勇力容稅環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 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 花歌辭使官人晝夜連臂蹋地歌之聲甚樓斷華後位 哀告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 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 2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

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 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 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 為自殺府諮議冬軍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號雄信將 之又討平安州及蠻由是以男畧稱元帝除荆州僧 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 ·於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野討 **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 

盡來與泉謀待衆集然後東上及入見元帝帝迎問曰 御己辦子何日當發僧辯具對所以元帝性忌以為還 至京師臺城陷沒天子衆塵僧辯與仲禮兄弟及趙伯 軍屬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督升師一萬兼糧饋赴援共 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卒猶去 而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 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厚加綏撫 以僧辯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元帝命

遣就欲出僧辯以為城内都督俄而岳陽奔退鮑泉力 首僧辯為大都督率淳于量杜龍王琳裴之横四州 之中其解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 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發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元帝斫 延不去大怒案剱屬聲曰鄉憚行拒命欲同賊令唯 攻圍逐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冠軍次夏 能克長沙帝乃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即并力 了好並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

**飲定四華全書** 

通志

萬造巴陵景悉遣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屯戍望風 史俱赴西陽因據巴陵帝又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 刺史杜前會之景既陷郢城進冠荆州宋子仙前馳 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 八掌握豈得降賊既而景師船艦並集登岸治道雅軍 分命衆軍乗城固守偃旗卧鼓示若無人翌日城衆 服僧辯悉上江渚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至僧 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

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為小 便自焚而退有流星階 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上 鼓謀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巫 **昭軍沿流討景攻抜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右** 、戰挫動而賊即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害 一除開八道向城遣五千 小敷行賞以僧辯為征東 寧縣公帝乃命

李

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來朱航俄而反 許义子仙謂為信然浮州將發僧辯命杜愈鼓誤掩至 日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馬元帝乃加僧辯侍中尚書 之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 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 建新賊帥宋子仙等困髮求輸郢城身選就景僧辯佐 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鬱殺 大星如車輪墜賊管去地十大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 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代罪社稷中與當使 溢口武帝性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溢 皆降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江南前軍五千行 口與僧辯會子白茅洲為盟登壇軟血共讀盟文皆 家優答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鄰緣江州郡鎮 江陵仍率大将百餘人連名勸元帝即位雖未見從 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 心襟辭色慷慨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成懼 部僧辯乃表皇帝山問告

足可事公馬

送死欲為一決我衆城寡宜分其勢即遣殭弩二千 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記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 石頭城北陳武帝謂僧辯曰聽虜游魂貫盈已稔通 **晕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 行甚迅疾及王師次南洲賊師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 攻城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 人出戰僧辯大破之賊衆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 -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答以逼賊景自出大戰人

(據之景北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 一盧暉畧聞景戦敗乃以石頭城降僧辯

驅迫居民以求贖金自石頭至東城緣淮號叶之 響京巴百姓失望翻思侯景馬僧辯命侯項表之 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 景僧辨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偽行 人國掠京色被執縛者男女裸露祖衣不免

|草師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馬於是逆寇 客皆前稱數功德僧辯懼然乃該答曰此乃聖上威德 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趙伯超耳豈識 何國厚思乃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 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實誌為識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 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汞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 悉平京邑克定元帝即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軍衛將軍 一僧辯乎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之與廢亦復何如賓

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 諸軍事先是陳武帝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 相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書而李洪雅又自 侯修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 人與織蓋鼓吹羽儀悉備異從入長沙城時納等 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馬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為應 及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 為主洪雅来平

**恒恵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與** 

定回車全書

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寫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 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 姓成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稿相謂曰地龍巳去國 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選映江水百 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戈甲精嚴徒黨勇銳蒙 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 鬬艦旦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 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輕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

其中尤男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馬賊 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王琳自當降服時衆軍未之 星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命築壘圖之而自出臨視 曰青龍艦二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 **小設備其常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摅** 小為之動指塵勇敢逐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 **武陵王紀擁衆上派內外駁懼帝乃遣琳和解シ** 入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誠進

是時齊文宣帝遣郭元建即衆大治舟艦於合肥將謀 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俄而武陵敗續僧辯班師

襲建郭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時陳武帝鎮建康

馳報江陵元帝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孰即留

鎮馬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闢以拒北軍徵吴

衆軍振旅歸于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

一騎大將軍項之丁母憂母太夫人魏氏王神念據合

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横擊之大敗北軍僧辯率

騎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元帝甚見愍悼 訓涕泗鳴咽衆並憐之及僧辩免夫人深相責勵辭魚 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太子有罷母請問自陳 肥日娶為繼室生僧辯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 諡曰貞敬夫人靈極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田 俱嚴雖克復舊都功蓋字內夫人常自謙損不以宮 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賴遣兵及岳陽王答衆合五 **州熟業隆重喪禮有加馬命侍中謁者監** 

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淵明與齊上黨王高浜至 蕭淵明為梁嗣因與僧辯書并淵明亦頻與僧辯書論 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帝又納貞陽倭 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 萬將襲江陵元帝召僧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荆州刺史 俄而荆州已滅宫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 明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 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所率之衆敗績僧辯遂謀納 卷一百四十二

其為變授散卒干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淵明濟 淵明既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如故 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點淵明求度衛士三干僧辯應 子珍往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淵明又告 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建康僧辯常處于石頭 陳武帝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 江之日僧辯擁横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於江寧浦 ○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淵明報

赤心結廉順之分且為第三子顏許娶陳武帝章后所 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 生女未婚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 子顏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鄰遣陳武帝守京口推以 僧辯與其第三子領處走出問界軍總至僧辯計無所 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帝因縱火焚之方共顏 -樓就執陳武帝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 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

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帝仍使整 徵兵杆北安都舟艦將次石頭陳武帝控馬未進安如 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肝 舟艦器械陳武帝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奸城中街 大懼乃追陳武帝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 小聽至是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 安都項我乃敢進遂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 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帝曰

灾 足 日 華 全 書

害僧智弟僧悟位熊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 帝之論始天授也與承聖初位侍中魏克江陵隨王琳 見禽僧悟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情 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 絕顗弟須少有志節恒隨元帝及荆州覆滅入于魏僧 淮南殺珠題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家上號哭一慟而 時吳州刺史羊亮禄在僧悟下與僧悟不平密召侯瑱 人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

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嚴歸荆州元帝以為羅 **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 急去僧情典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 為太子右衛率監南荆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中 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 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 知所之仰天歎曰響恥不雪未欲身膏草野若精誠 刺史及弟嗣産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

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窟逐荒野

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曄席星同心渡江及戰敗 弟抽刀裂趾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 僧辯之甥復為比丘慧遲藏得脱俱還及僧辯見害兄 撓而死任約王曄得北歸 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 **元在建鄴嗣宗自荆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 送鄰乞師馬齊文宣帝授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 **徽墮馬嗣宗接兄見害嗣產為陳武軍所禽辭色** 

崔祁利等降太武官至營州刺史父祉歷位牧守要 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 規之宋任城令魏太武南伐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 羊侃字祖忻泰山鉅平人晉太僕鄉珍之七世孫也 百謂曰即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 以手抉殿没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剱正光中秦州羌 南將軍天性酷虐列在魏酷吏傳侃少而現偉身 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虽

定四車全書

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将舉衆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 莫折念生據州反乃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 究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 為偏將隸蕭寶黄往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為 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兖州 不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 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 又祉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淪異域汝

造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干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 **數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殺傷甚衆** 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髙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 乃謝曰為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各拜 **分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 公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黙及 一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

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即

钦定四庫全書 人

武少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树帝曰 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故號此稍為护 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 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鄉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記入直 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為於他者謂曰朕心 一大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 務形勢似佛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乃制 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 及侯景作

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祭作兄何 2.並省未曾游造左衛崩欽同侍宫宴解色少交侃 無宜適朱時在席後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 (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太清元年為传 **华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勢** 拜欽從之官者張僧允曾候侃侃曰我以

飲定四庫全書

書侯景及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 屈烏合之衆自然尾解議者謂景未敢通都逐般其策 侃頻言来其遠來可擊明日入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 令王質往侃曰今兹敗矣仍令侃率干餘騎拒之頓望 急據米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 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都官尚 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諸軍事

九帥貞陽侯淵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

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争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 津韋點津年老且疾點懦而無謀軍旅指為一決於你 日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城逼城東皆均惟侃 位及問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 人特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 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 人方得止是時 · 洪與四十七年

钦定四庫全書 見

**驢上焚之俄盡賊入東西兩面起上山以臨城城中** 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馬賊既頻攻不捷乃禁 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维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 辭不受部曲干餘人並私加賞賽賊又為尖項 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城又作登城 以大欲臨射城中仍曰車髙塹虚彼來必倒可卧 人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 一有韶送金五干兩銀萬兩絹萬疋 城乃退加侍

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 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 戦未及交鋒望風退走以争橋赴水死者大 **鶩為景所獲執來城下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 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舊四人以 《館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政 一一切此乃示弱非耀王威也不從遂使干餘人山

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速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 為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乗之垂入 願去我服得一相見佩為免胃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 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 浮說開門揖盗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 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丘 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造 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将軍奔亡之

飲定四庫全書 1 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圓侃執以相數 馬上用六石常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等塔 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 城城不能進十二月遇疾卒 張淨班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 球嗣侃少而雄勇旅力絶人用弓至二十 于城内贈侍中

能禁侃乃令多

人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

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省游 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當同學有紹令侃 免東宫亦資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於 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即得席上玉簪粉套歌人王娥 終日獻酬同其醉醒常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 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賓奏三部女 **礟設惟屏陳列女樂乗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 衡州於兩艖 船起三間通梁水齊飾以珠玉加之錦續

侃即不挂意命酒不報孺才輕懼逃匿侃慰諭使選 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唯餘三舸下海欲向蒙 侯景以其妹為小妻故呼選待之甚厚及景敗臨密圖 之如舊侃第三子與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寬於陽平 猶在廣陵景太喜將依之賜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賜 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 山會景畫寢鹍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 有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

飲定四庫全書

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還東晉州刺史承聖 侍都督青其二州刺史封昌國縣侯賜錢伍百萬米伍 成難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賜為通直散騎常 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 與王元禮謝答仁弟歲鞋並景之晚也三人謂景曰我 千石布絹各千疋又領東陽大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 以小刀扶船臨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 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點抽刀斫之景走入船中

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懸瓠應接景至仍為 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来封廣晉侯征伐青齊問累有功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為主簿 通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州上表陳謝帝大怒鴉 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郯軍 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和州刺 表開僧辯敗乃還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三年西魏圍江陵點赴接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

钦定四車全書

知之摇唇父伯道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谷分其半骨 各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獨仁兄子海珍 答重思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馬三年 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徐州刺史旬伯道子 常思查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龍朝廷竟無報效以 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鴉仁 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 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及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

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為人多酒無賴醉後為閱豎所 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徳主即歸使戍項城魏克項城因 銀青光禄大夫以大通二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男決有武幹仕魏至 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 へ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

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首春相

欽定四庫全書

荆峽逐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假節 祐恬然自若謂已實工於伐彌甚晚事元帝為鎮西錄 祐又歸梁除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 之使盡誅其渠即僧祐諫忤古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 **地口汝可開兩門一擬朱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 解級大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部野多被朝謔僧 事冬軍屬侯景之亂西沮掌蠻悉及元帝遣僧祐往討 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泣下謂其子

及西魏兵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赴 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 元帝以僧祐為侍中領軍將軍召還荆州厚自封植以 僧祐乃與并軍擊大破之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 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堵遙以待之會陸法和至 白門吾不捷不歸也元帝聞而此之前至赤沙亭景造 加鼓吹恒置齊字對之自娱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

飲定四庫全書

寶命第三子嶷師二百人迎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流矢 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園南鄭 杜前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雅州之襄陽 子孫因家馬父懷賓少有志節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 敢前俄中流矢卒年六十三元帝聞之馳往臨哭於是 内外惶駭城遂陷 -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

攻百道齊發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所向推破賊草

前兄岸有售密以書邀公則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愈 号四石餘力班絲纏稍長二大五同心敢死士百七上 之愈年而嶷卒前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 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粉圖墓者惡為 嶷旅力絶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 諡曰桓侯嶷位西荆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玉 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敢人憚之號為杜虎懷實卒於出 如與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元帝與

飲定四庫全書

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召前與王僧 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前赴援時陳武帝亦自歐陽 等夜歸元帝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仍隨領軍 左右衝突則從嶺後横截之景乃敗則入據臺城景平 來會元建東却則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通時元帝執王 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 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於横嶺及戰景親率精鋭 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追加侍中進爵為公仍隨

破平之於是旋鎮遇病而卒臨曰武則兄弟九人兄 圍之後納等降前又與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硖口至即 **覺之答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即於是夜遁 崱隨岳陽王餐及荆州同歸元帝帝以為北梁州刺中 奉從炭炭蘇岸及弟幼安並知名岸字公衡太清中** 及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

下等知答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嶽於廣平答!

辯討之及納等戰於車輪大破之納等走保長沙則

之并以為漆龍及建都平則兄弟發安軍陵焚之以報 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 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 與兄前同歸元帝帝以為荆州刺史封華陽縣侯與王 免殺叔乃枉害忠良答命拔其舌臠而烹之盡誅諸杜 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任 斬於襄陽北門答母襲保林數岸於衆岸日老婢教汝 冰乾之 酷元帝亦不責也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

徐上 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及覆殺 一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 趙威方等仍進軍 至貝磯大 公武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将父慶之 中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過歸鬼 小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聚稍立功績大同古 人破景將 ·别攻拔武昌显 天监 初自

五級竊相子前後刺出

授以東計之界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 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為秦州刺史加都督 制文風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 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少文盛 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援約至 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 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悦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 西陽諸將成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饑疲擊之必大捷文

約曰門外不見鄉馬跡使我何處得降立 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 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汙甚多元帝下令數其 問道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丈盛奔運荆州元帝仍 約被禽與太盛同禁文盛謂約日何不早降令我至 他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 其官爵文盛多懷怨望元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

生

**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舎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大餘役 祚拜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 善當入武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城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 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 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馬及帝踐 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養生者其在君子帝**曰** 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馬父智伯與武帝隣居少相友

餘魏欲襲朐山閒諜前知子春設伏推破之詔授南青 云得君厚思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 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舎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想此境 春心密記少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 一酮請召安置 ·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話子 (鎮朐山又遷)都督梁泰二州刺史子 處數日復夢 一朱衣人相聞辭謝

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脚對

通志

清二年徵為左衛將軍運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今子春 將師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 盛東討侯景至具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常冠諸軍值郢 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 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兴州以洗足致兴州敗太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 隨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 州陷没軍遂敗退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子鏗列在陳史

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 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盗平景之勲與 杜龕俱為第一由是恃罷縱暴於建都王僧辯禁之 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 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及令長史陸納率部 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 通点 坌

汎米輕舸還京稍選岳陽内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

這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

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繁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為 廷尉鄉黃羅漢太舟鄉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

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相州未平武陵王 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醫割備五刑而斬之元帝 帝所信荆州人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繁 紀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

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之時納出兵方

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立

官争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 握常思畢命以報國思今天下未平選琳衛外如有 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女 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 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方降湘州巫 飲定四車全書 兵作田為國禦桿若驚急動靜相知孰若達棄 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投衡州刺史元帝性 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

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飜更不授指塵琳 魏平江陵立梁王答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編素遣別將 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逐率其衆鎮嶺南方 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 討之不克又師老兵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請齊並 **仰魏圍逼乃徴琳赴接除相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 以沙番王蕭韶及上流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 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機諸方為進趣之

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軍張平他來一艦每將戰勝 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 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脱漏惟以周鐵虎一人背思 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乗平有輿執鉞而度 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琳不從命乃上 馴泉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既 斬之鎮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監監守之 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干數皆以野猪為名陳文

通志

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項同討心三 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師熊 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縣册拜琳為孫丞相 将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郭初魏克 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孫主齊文 乃移湘州府就郢城带甲十萬練兵於泉浦琳徇軍而 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相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舎人辛怒游詮

安州刺史吳明衛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 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 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 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 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浩 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點奉莊祭洪祚於郢 司空侯安都等拒之填等以琳軍方盛引軍人無湖避

之等齊軍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

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 史索沁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沁派 · 無湖躡其後比及兵文西風飜為項用琳兵放火燧以 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 擲項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 之時西南風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填等徐出 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其長 招募淮南倉楚皆願勢力陳合州刺史表景暉 卷一百四十二

\$P\$有,你是是眷無故剝破出亦則 是非被召選鄰齊武成她而不問除滄州刺 兼給鏡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 一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 一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 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即悉聽以從乃除: -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 通志

'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堂左

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 居斗牛分太白己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人謂破胡曰 會陳將吳明徹伐齊齊帝物領軍將軍科破胡等出接 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 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 吴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闘破胡不從與戰軍上 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 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畫晦

射徐陵求琳首辭甚感慨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数夢 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祭軍朱瑪致書陳尚書僕 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臭以 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 琳求首并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 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 持其首選于淮南權盛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 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少

特進開府錄尚書事益曰忠武王葬給輕朝車琳體貌 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 卒之心少為將即屬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 開雅垂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殭記內敏 場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养智勝等五 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 軍府佐吏干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 人密送喪極達于點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

定四庫全書

誘始無以加馬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 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馬始為防問後為 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為盜頗有部曲臨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 卒於渝州刺史 通直常侍第九子行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 不為之歔欲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怕怕善 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

之亦取刀剌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 走向剝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 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選入若邪舉義征子仙不捷乃 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 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逐 心刀科傷不得深枝重取刀刺彪面被傷頓絕稜謂已 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敢彪信 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

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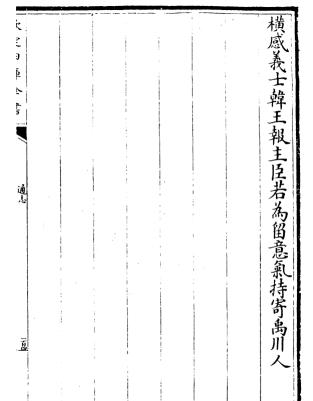
遣沈泰吴寶真選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 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山陰 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指彪乃 剝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此居守會僧辯 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聲樂不息 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践 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

逐之映大識之口何恋舉惡鄉須我但可取頭誓不生 彪眠未覺黃蒼驚吹切來便醫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 見陳蒨刼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 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起疑之皆發遣唯常 彪彪復敗走不敢選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 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 所養一大名黃養在彪前後未曾拾離乃選入若邪山 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人叛

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 道相逢刼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黄蒼 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 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 昭達殯彪屍墳家既畢黃蒼又俯伏家間叫號不肯離 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悦請 平處謂切曰鄉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

為鄉里曰我不恐令鄉里落他處令當先殺鄉里然後

烧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 楊選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 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温 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致面哀哭慟 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為詩一絕曰田 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 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皦之 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





(空)代表(			
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金灰四月百十二
-1			卷一百四十二



磨録舉人臣洪道濟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